

第一章 命运多舛的第 3 装甲师

在世界性的战争中，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支军队，甚至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这场战争的历史缩影。

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散去整整 50 年了。然而，那烽火连天的画面，血与火的岁月和枪林弹雨下痛苦的呻吟，至今仍刺痛着全世界的神经。使人想起“二战”恶魔希特勒为了实现“优越民族”征服并统治全球的狂妄之梦，苦心营造了一支骁勇且嗜战成性的军队，这些挂着“卐”和“骷髅”标志的帮凶们为所欲为，心狠手毒——纳粹党卫军，帝国近卫师犹如一柄希特勒手中胡乱飞舞的钢刀，把世界的和平和安宁任意践踏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精锐部队里，有几支以军纪严明，残忍好斗，武器精良，战法先进而威慑全球的部队，这些部队中又首推陆军第 3 装甲师。在希特勒实行暴政和恐怖政策的 12 年间，它东征西讨，纵横驰骋，铁蹄踏遍了大半个欧洲，那疾如闪电和令人窒息的声威，被希特勒冠之为“军中猛虎”。

翻开德军装甲 3 师的历史，犹如一部天方夜谭，充满了曲折而又传奇的色彩。装甲 3 师的创建过程是与一个同样颇具传奇色彩，被军界誉为“坦克战之父”的德军将领古德里安的名字紧密相连的。

古德里安，这个被希特勒倚为心腹爱将的铁血将军，于 1888 年 6 月 17 日的上午，出生在维斯杜拉河边的库尔门。他的父亲菲德烈·古德里安是第二波美安里亚轻步兵营的中尉，而他的先祖兼有地主和律师两种职业。他的母亲，卡拉娜克尔齐霍夫，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论出生门第，古德里安并无值得夸耀的地方，但他最后官至帝国上将倒是为他的门楣添上了仿佛光彩照人实际遗羞子

孙的一笔。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6岁那年，古德里安在他父亲的驻防地阿尔萨斯州的柯尔马入学读书。到1900年，他的父亲又调驻柏林州的圣阿伏德。这个地方小，没有高级中学，所以家里就必须将他送到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去。因为当时他父亲的薪金极其微薄，所以他父亲希望他的两个儿子都能以军人为职业，因此，就把选定军官学校作为古德里安的升学对象。1901年4月1日，古德里安就和他的弟弟一起进入了巴顿地方的卡尔希鲁赫军官学校，一直到1903年4月1日，古德里安才转到柏林附近的学校——大里希特场的中央军官学校去学习军事。1907年2月，古德里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驻在罗林州比特赫的第十汉罗福里亚轻步营当见习官，而这个营的营长又恰恰是他的父亲。这个意外的好运使古德里安在离家6年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家庭生活的快乐了。

1907年4月至12月间，他在梅兹又一次参加了短期军事训练，于1908年1月27日，正式授予少尉军衔。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他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他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到汉罗福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他与玛加丽特哥尔尼姑娘订了婚，经过4年的浪漫恋爱生活之后，他们于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玛加丽特哥尔尼就成了一只与古德里安同甘共苦的贤内助了。但是他们新婚的快乐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所代替。从1914年8月2日起，以后的四年中，他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

不幸的是战争开始不久，古德里安的父亲就去世了。这对他来说既是个重大的打击，又是个不小的损失。因为古德里安一直把自己的父亲当作是自己塑造典型的军人和完整的人格方面的楷模。古德里安很为自己是位军官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在军事上被彻底打倒了。品尝到了战败者的耻辱和痛苦。只被允许保存一支装备轻武器的10万陆军的德国，军队实力剧减，昔日的强盛和威猛荡然无存，沦落到犹

如虚有其表的猛兽任人宰割的份了。

但是，这个一贯以坚韧顽强著称的民族不甘永远屈居人下，几乎从签订战败条约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手挽手踏上了振兴复仇之路。

20年代上半期，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年轻军官开始悉心研讨德国军队的未来作战问题和军队建设问题，他们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首推运输总监部的上尉参谋古德里安。这批年轻人广泛涉猎人类几十年的战争史，深刻反思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教训，潜心研读英国人富勒、立德尔哈特马特和奥地利人黑格尔等人最新发表的军事理论著作，渐渐对未来作战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一整套有悖于传统的看法和主张。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有先见之明的言论，在当时却被视作谬论。不管攻击之词来自何方，古德里安总是挺身而出，现身说法地争论不休。有人讥笑古德里安是个只知道冰冷的钢铁装甲而不知柔情蜜意的怪人。然而，古德里安坚定不移地捍卫着他的理论。他认为，坦克是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价值的兵器”，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它的真正优越性在于融火力、防护和机动为一体，在作战中可以形成强大的进攻锐势、冲破一切拦阻、充当割裂敌军防线的利刃。基于此，古德里安坚决主张，坦克不应分散配属给步兵，应在作战中充当进攻时的尖刀和主力。

可是，这套新理论在产生后却遭到冷遇和批判，因循守旧的高级将领们视之为异端邪说，不屑一顾，且大加贬斥，在他们眼中，步兵永远是“战争中的皇后”，坦克只配作他们的附庸，那些运输车辆最好的功能是“装运面粉”。

古德里安以惊人的执着广泛宣传他的新思想，四处奔走呼吁，寻求理解、认同和支持。

1929年秋，他到第3步兵师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他到任后，立即将该营改建为一个装甲侦察营，开始进行装甲机动作战的试验，把他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

这时，古德里安遇见了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让世界在脚下颤抖的人——一战时的陆军中士，希特勒。

1933年，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掌握了军政大权。这位思维超常、行为怪异的狂人上台后，立即表现出一种对新奇事物特有的浓厚兴趣。他亲自出席观看了军工部组织的一个近代兵器发展演示会。会上，古德里安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作了一个坦克连机动作战表演。希特勒如获至宝，欣喜万分，连声说：“这就是我所希望的！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一个政治野心家的需要和一位军事野心家的想象就在这一瞬间结合在了一起！

古德里安这才终于能把自己那一套“坦克战”理论付诸实践了。无疑，这多亏了希特勒的“慧眼识珠”，古德里安在未来的战场上怀着对希特勒的知遇之恩，忠心耿耿，为希特勒的侵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挂上了希特勒亲手给他戴在胸前的“铁十字勋章”此乃后话。

单说那个在短短的几年间把世界拖进了战争深渊的希特勒，身世也可谓充满传奇。

请允许把时光之针倒拨到44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声婴儿的啼哭响彻奥地利一个日耳曼血统的海关职员的家庭。如果不是历史的机遇，这个出身寒微的人很可能默默无闻地了却自己的一生，因为德国是一个讲求门第、声望、贵族传统很深的国家。

希特勒少年时代颇为与众不同，中学时的成绩一塌糊涂，唯一一个“优”得自自由绘画课程。糟糕的成绩单掩盖了希特勒的天赋。希特勒并非不愿学习，他只是讨厌刻板的学习内容，不愿意让那些学究气十足的教书先生去摆布自己、扼杀自己的创造性。他喜欢自由绘画，因为它能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意驰骋。这种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在日后不止一次地使他的对手为之惊叹。

历史课往往被视作枯燥无味的代名词，很少有青年人对此产生兴趣。然而，瘦小的希特勒常常踮脚在课桌后面，全神贯注地聆听

老师的陈述。恺撒、拿破仑、俾斯麦，一个个闪现在眼前，栩栩如生。他忘记了现实，穿越重重时间帷幕，置身于久远的历史长河之中。每逢这时，他内心的民族感情就开始熊熊燃烧，甚至潸然泪下。历史使年轻的希特勒变得成熟，使他的思想远比同龄人更加深刻。也许就是这个时期，他产生了创造大业的憧憬。

19岁时，希特勒的母亲溘然长逝。无依无靠的他只身一人前往维也纳闯世界。临别，他对故乡的人们宣称：“若不得志，决不返乡。”他实践了这个誓言，26年后，身为德国元首的他在装甲3师滚滚向前的坦克铁流簇拥下衣锦还乡。一直到几十年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希特勒，但这里的人们仍然忘不了那个使他们的小地方有了大名气的人物。

维也纳坐落在蓝色的多瑙河畔，这是一个富于天然美景的城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使这里的空气充满了音乐。富丽堂皇的音乐厅成为上流社会人们陶冶情趣、进行精神享受的高雅殿堂。入夜以后，寂静的夜空弥漫着约翰·斯特劳斯迷人的圆舞曲，久久不散。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事物统统与希特勒无缘。对这个来自下层的青年来讲，维也纳的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贫困、最暗淡的时期。在此之前，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美好的向往，可是时常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内，不时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他，渐渐对不公平的社会产生了仇恨。他干遍了扫雪、拍打地毯、扛行李等杂活，以后又靠画些小画出卖来维持生活。强烈的社会反差在年轻的希特勒心灵上印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满和抗争成为一种动力，驱使他把一切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面。书本吸引了希特勒，使他没有像那一代落魄青年共有的声色犬马的习气。

他后来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直至问鼎国家元首的宝座，莫不得益这段时期的准备和学习。

就在希特勒穷困潦倒之际，总算天无绝人之路。萨拉热窝的枪声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灾难，可对另

一些人来说却代表着机遇。一无所有的希特勒没有任何牵挂地投身到这场战争之中，他上书巴伐利亚邦亲王，要求加入德国陆军，即蒙恩准。从此，来自奥地利的希特勒把自己的命运与德国拴在了一起。

在战场上，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与从不同，他勇敢，并因此而受过两次伤，在所有奖励中包括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德国军队中这是一种殊荣，因为它很少授予普通士兵。但又绝非一般的匹夫之勇，他是带着一种信念和追求投身战火之中的。他常常独处一隅，双手抱头，陷入长时间的沉思，而他的战友们则在一堆抽烟、喝酒、谈论女人。战争后期，希特勒在医院养伤，从旁人嘴里他得知德皇已经退位，德国战败了。一起的伤兵纷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久别的家乡，他们对战争的结局已经不再关心。而希特勒却抱头痛哭，内心充斥着羞耻和复仇。也许这时起，他作出了对他自己、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其实，希特勒应该高兴，胜利的德国没有他这个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有失败才给了他崭露头角的可能。俗话说得好：乱世出英雄。

战后的德国一片混乱。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数的失业者踉跄街头，成千上万的士兵回到破败的家乡，绝望的心情难以名状。躁动的德国成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和暴动的温床。

除了内部动乱，战胜国又将苛刻的媾和条件强加于德国身上。德国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和 $1/8$ 的领土，这些领土上包括 650 万人口、 $1/4$ 的煤产量、 $3/4$ 的矿产和 $1/2$ 的钢铁生产能力。德国陆军被削减到 10 万人，海军为 1.5 万人，不许建造潜艇和万吨级以上的舰艇，不能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此外，还勒令德国偿付 1320 亿马克的战争赔款！

战胜了的协约国将要为自己的短视和愚蠢做法付出更大的代价。有道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遗憾的是，胜利的英国和法国不懂这个道理。一心只是想复仇的希特勒压根就不想

知道这个道理。1920年2月24日，已经成为纳粹党第7名委员的希特勒在慕尼黑霍夫勃劳豪啤酒馆的宴会厅里，首次向公众宣布，他以及他的党要消灭民主制，建立集权的独裁制国家，然后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里，为此不惜使用暴力。

后人常常指责希特勒言而无信，但是，至少就这些基本目标而言，他是言必信、行必果，而且早早就向世界打了招呼。

贝格勃凯勒啤酒馆是慕尼黑众多啤酒馆中的一个。1923年11月8日的事件使它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处境，跨出慕尼黑，走向全德国，乃至全世界。晚上9时差一刻，一阵汽车喇叭声夹杂着沉重的皮靴声，希特勒亲自率领一队冲锋队员包围了啤酒馆。

这次出其不意的行动是他设计的“先党权，再政权，尔后世界霸权”的三步舞的第二步。在最初迈出这一步时，希特勒不慎崴了脚。

他事先了解到，巴伐利亚邦的三位最高长官正在此处的大厅里发表演讲。大厅里人头攒动，警察散布四处维持着秩序，讲台上的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人们全然没有顾及刚刚进来的不速之客。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希特勒挤过人群跳到一张桌子上，手中的手枪泛出一缕青烟。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他喊道：“巴伐利亚邦政府和全国政府已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

面对杀气腾腾的纳粹党暴徒，巴伐利亚邦的首脑被迫同意与希特勒合作。自信的希特勒手忙脚乱地盘算下一步进军柏林的计划。他万万没有想到除了啤酒馆，整个慕尼黑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电台、政府机关、警察机构等战略地点没有一处被控制，他手下大将罗姆及其冲锋队员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在陆军部内。

政变失败了，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名字却都飞向了全德国，乃至全欧洲。9个月的监禁，希特勒谢绝了源源不断的问候和礼物，苦心竭虑地总结教训，构思未来，完成了第三帝国的圣经——《我

的奋斗》。这本书汇集了希特勒的基本信念，他的最终目标是让战败的德国重新崛起，在阳光下占据更加伟大的地位。实现的步骤为：第一步，推翻无能的共和国，绝不允许民主这种“无聊的玩意”存在，德国必须以一个头脑去思索，用一个声音去说话；第二步，打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桎梏，恢复大国地位；第三步，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犁疆辟土，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世界霸权。

出狱后，希特勒决心改变策略。放弃孤注一掷的政变作法，改而采取渐进方式，通过议会斗争取得国家政权。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纳粹党的触角遍及全国各个角落，从大区到分区，直至街道，层层设有纳粹党的各级组织。党的中央机构完全按照国家政权的结构加以组织。农业、司法、经济、内政、外交、宣传、国防等等五脏俱全，宛如一个国中之国。

苦心经营终有成，万事俱备欠东风。1929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席卷世界，为希特勒送来了绝好的机会。800万失业大军被抛上街头，惊人的通货膨胀使许多殷裕之家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罢工、游行此起彼伏。人们急切盼望一个铁腕人物来撑住将倾的大厦，即便他是魔鬼也在所不惜。

1932年7月31日，纳粹党在新一轮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夺得1374万张选票，占据了230席国会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打开了。希特勒能隐约瞥见辉煌的前景。

1933年1月30日午前不久，距离总理府不远的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前，聚集着纳粹党的重要人物罗姆、戈培尔……他们翘望着对面总理府的大门，等待将从大门中走出的希特勒。在此之前，希特勒应兴登堡总统的召见，去总理府听候总统对希特勒能否出任总理的最后裁决。

短暂的晋见，对凯撒霍夫饭店窗前的人们来说恍如隔世，患得患失的焦躁烧得他们坐立不安。几分钟后，希特勒跨步出门，钻进汽车，径直来到数百码远的饭店，回到了与他患难与共的伙伴中

间。没有人说话，慢慢地，希特勒眼中溢出了泪水。他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这一天诞生的第三帝国常常被称为“千秋帝国”。然而它只存了 12 年零 4 个月。便寿终正寝。

在庆祝第三帝国诞生的狂欢之夜里，只有极少数人朦朦胧胧地预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希特勒和他新生的帝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强烈程度前所未有的。它把德国人民送上了权力的顶峰，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冰洋到地中海的大欧洲的主人，接着又把他们投入了毁灭和破坏的深渊。此乃后话，不提。

开始执掌德国政权的希特勒，迈出了他实行暴政和让世界滴血的侵略的一大步。希特勒清醒意识到，要想称霸全球，手中就得有一支能征惯战的庞大军队。纳粹党大选获胜后的一个夜晚，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奔驰牌轿车轻轻地滑进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宅邸。10 多位陆海军高级将领正在此等待与纳粹党领袖会谈，以便作出事关德国前途的重大决定。院子里漆黑寂静，晚风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几个下级军官躲在树影里，警惕地注视着四下的动静，偶而，他们向房屋的窗户瞥上一眼，可什么也看不见，宽阔的窗户被紫色的厚重窗帘遮得一丝不露，靠近它才能隐约听到室内人们的话语声。两个小时过去了，希特勒滔滔不绝，以令人信服的口吻向在座的将军们描绘了一幅灿烂的前景：他掌权后，要将现在 10 万人的军队扩大到 800 万人，并用最好的装备武装他们。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军队拥有的武器都必须拥有。坦克、飞机、重炮……一切进攻性武器都是德国对外发展的利器。最后，希特勒诚恳地表示：“将要建立的伟大的德国军队只能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言外之意，纳粹党不会撇开现有的军队而另起炉灶的。

将军们对希特勒的施政纲领既满意又放心，他们相信在面前不只是口若悬河的纳粹党领袖的领导下：德国将重新崛起，德国国防军以及他们自己的荣誉和地位也必将与日俱增。

希特勒没有食言，就在这一年，德军开始筹建装甲部队。陆军部计划首先组建旅一级的部队，但遭到古德里安的反。他认为，在目前遭到种种限制和重重束缚的条件下，德国不可能在军队数量和坦克性能上与未来敌国相抗衡，弥补这一差距的唯一途径是在组织结构上超过对手，把有限的坦克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编成师乃至军一级的作战单位，以最充分地发挥其效能。经他据理力争，陆军部同意组建坦克师，但只同意建两个。古德里安则坚持要三个，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

为这事甚至还闹到了希特勒面前，希特勒不置可否，只是微微一笑对古德里安道：“我的将军，你不是要坦克吗？到时候会多得让你撑不下的！”

1934年6月，在思想新潮的鲁兹将军领导下，德军正式成立了一个装甲训练师。1935年夏天，它成功地为高级将领们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规模运用装甲兵的巨大优越性和可行性，令观者耳目一新。

不久，国防部正式成立装甲兵司令部，鲁兹将军担任司令，希特勒任命古德里安为参谋长。

1935年10月15日，首批3个装甲师正式宣告成立，它们就是第1、第2、第3装甲师。

组建之初，装甲3师共编有1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步兵旅，坦克旅编有两个坦克团，装备坦克200余辆，首任师长是费斯曼将军。

装甲3师像一个历尽千辛万苦而诞生的新生儿，不管怎样，它终于在德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它崭露雄姿的时机也很快来临了。

第二章 在希特勒的棋盘上

20 世纪的世界真是够不幸的，一战后，法国元帅福煦颇有预见性的警告：不久的将来，或许还有一场更残酷，更无情的战争。

战争的导火索紧握在希特勒的手中，并随时准备着点燃它。

1936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一个平常得极易让人忽略的日子里，却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件。

希特勒派出三个营的兵力耀武扬威地开进莱茵兰。

莱茵兰是非军事化地区，希特勒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兵进驻这里，他作出这个决定确实非同一般。而且关于莱茵兰地区还有一段历史渊源，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含羞忍辱地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其中，有关莱茵兰的段落更让德国人伤心。莱茵河西部 9450 平方英里的莱茵兰和莱茵河东部 30 英里宽的走廊地带，是德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之一，这里有德国西部最为繁荣的大都市科隆、波恩和萨尔布吕肯……

《凡尔赛和约》中的 42 条、43 条、44 条规定：莱茵河西部和东岸的这一地区，全部为永久性的非军事化地带，以构成德法两国间的缓冲地带。

这一条约，法国占尽了便宜，对德国来说可说是一道向法国军队侵略德国敞开的没有门槛的大门，如果法国人想同德国作战，可以排成整齐的队形跨过莱茵河，然后直接切入德国的心脏——西部工业区，轻而易举地迫使德国人俯首就范。

希特勒早就计划着要关上这道门了，只是羽毛未丰而作罢，现在他终于有能力。于是他进军莱茵兰，第一次给世界做出姿态。

1936 年 3 月 7 日中午 11 点 30 分，三个营的德国陆军排着整齐的队形，铿锵的脚步震动了莱茵河上的霍亨左伦铁桥。

这一天，共有 19 个营的兵力参加了《冬季训练行动》，有三个营从五座铁桥上越过了莱茵河，进入了令世人瞩目的非军事区。

柏林，克罗尔大剧院。

下午 2 时许，600 多名国会议员聚集在大剧院里，正在聆听希特勒滔滔不息的讲演。

会场上雅雀无声，只有希特勒那低沉得让人催眠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由于法俄协约的签定，德国不再认为受到《罗迦诺公约》的束缚，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在德国的西部各省，德国军队此刻正在开进他们未来的和平时期驻防地——莱茵兰。德国军队在前进……”

（罗迦诺公约）是 10 年前由德、意、比、法、英、波、捷 7 国在瑞士的罗迦诺签定的一项条约。条文中有一条专门提及莱茵兰的非军事化。这个条约同《凡尔赛条约》不同，是德国自愿签定的，为了推翻这个条约，希特勒一直在寻找时机。一个月前，苏联和法国签定了《苏法互助条约》，希特勒蛮横地认为此条约是针对德国的，故而突然采取了这次蓄谋已久的行动。

600 名议员，个个都是体格魁梧的彪形大汉。他们穿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和长筒皮靴，头发剪得短短的，紧贴着头皮。这时像机器人一样倏地站起来，激奋的脸上溢满神圣的光彩。他们右臂向上笔直地伸出，作纳粹式的敬礼，口中不停地高呼：“万岁！万岁！”

……

希特勒举起他的手，做了几次起落的动作，示意大家要安静之后，他用沉着而冷酷的声音说：“德国的国会议员们，为德国人民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起见，德国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他无法再说下去了，会场已经如同正在喷发的火山，爆炸性的狂潮热浪席卷了一切。

“德国士兵开进了莱茵兰……”这不仅仅是一条好消息。还是

一个雪国耻，扬国威的大事件。顿时，600名国会议员血液中的黠武主义精神涌上了脑袋，歇斯底里地跳上坐椅，又蹦又跳地狂呼大喊起来。每个人都因极度的喜悦和狂奔扭曲了面孔。

“德国强大起来了，强大到足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较量的地步。”希特勒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大喊。

希特勒要以这种口吻说话。

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碎了原本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挣脱了两个条约对他们的束缚，毅然走上了自强自立、扩军备战的道路。

去年，他们自找借口，退出了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短短两年间，德国原本只有10万人的军队总限额早已突破，仅陆军就变成了70万。

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声称：德国已经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虽然这支空军的实力不详，但既然戈林如此说，想必是有一定的仗恃的。

内部消息：德国正在开足马力建造大吨位的战舰，这种疯狂的扩军中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舰艇下水……

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国家对德国的这种疯狂的扩军备战行为，都给予了大度的宽容和谅解，为他们军力的兴起主动铺平道路。

任由这个世界如此发展，后果会十分危险的。

有识之士在当时发出危言耸听，然而这些警告却淹没在一厢情愿高喊和平的声浪里，连一点水纹都没留下。

这是世界的悲哀抑或是不幸。

3月9日上午，2万多名德国士兵排列着整齐的队形，跨过了莱茵河铁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非军事区的土地。

3月10日，希特勒在一大群文臣武将的簇拥下，在成千上万的莱茵区居民的欢天喜地的称颂声中，视察了非军事区的三个大城市。

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强提着底气，以咄咄逼人的挑战口吻说：“我们并没有侵犯什么，只是打开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锁，走进了自家长期没有进入的后院，我们并没有拿走什么，只是拿起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希特勒的每一句讲话，都被震天撼地的欢呼声淹没。

这是一次大战结束后的 18 年来，德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回视察莱茵区。

如同走失了 18 年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整个德国都沸腾了。

这种“母子重逢”的亲情感动了全世界。

在伦敦召开的国联会议上，谴责德国非法出兵的声调越来越低，最后竟成了一种哼哼唧唧完全不成曲牌的呻吟。而对德国的行为表示同情和理解的竟成了一种美德。英国的报纸以绅士般的口吻说：“德国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他们的军队进入了自家的后院……”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外交部长艾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都不愿意爆发新的战争，这个世界不需要战争，只需要和平。如果我们对于德国的行为感到伤心的话，那就最好是通过和平谈判来进行解决吧……”

法国人用力抛给英国人的球，被英国人软绵绵地顶了回来，落在苍茫的英吉利海峡里，就此音讯杳然了。

历史为最初法国人的胆怯和英国人的冷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3 年之后，法国遭到了丧权辱国的厄运，他们被德国人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

如果英法当时对德军在莱茵兰立足未稳之前说一声：不行！希特勒的军队就会乖乖地退回去。如果真是这样，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就会立刻崩溃，二次大战也根本不会爆发，历史将走入另一条道路。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有些时候，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往往又受到某个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

伟人也是历史，包括造就伟人的魔王……

威廉街元首府。维多利亚式的大客厅里，坐满了第三帝国的军政要员，他们为出兵莱茵兰的问题，正吵得不可开交。

但细听一听，就会明白，撤退派已占了绝对上风，而坚持派只是在做零星的抵抗。

“知道吗？甘末林已经派出了 13 个师，正向边境杀来，也许现在已经到达了前线……”

“谁都明白，我们并不想现在打仗，也没有打仗的准备。我们只有三个营，只要法国人想进攻，哪怕只动用一个师，我们也只能乖乖地撤走。”

“我们的扩军备战刚刚铺开，新入伍的士兵还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训练，我们的大炮和坦克也只是一堆不成形的毛坯；还有巴勒斯坦，他们说，英国军队占领了那里，他们的自由受到残酷的镇压。”

台下的笑声一阵高过一阵，大有声震屋瓦之势，然而希特勒却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地继续着他的演说。

他要把他的演说效果发挥到极致。

“罗斯福先生，我深知贵国幅员广大，财富充盈，使您自许要对全世界的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历史负责任。而我，先生，所处的地位要平凡的多，局面也要小得多……”

希特勒时而激昂，时而悲愤，时而挖苦，时而讥嘲，把他的演说才能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把 1919 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我们没有流一滴血，没有给我国人民，当然也没有给别国人民带来战争的苦难。”

台下又一次响起了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

希特勒摆了摆手，眼睛猛然灼灼闪光。

“我相信，正是这样，我才能对我们全都关心的事情尽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全人类的正义、幸福和和平。”

演说结束了，希特勒向台下鼓掌不息的议员们频频挥手致意，这是整个世界都在倾听的演说。希特勒的自我感觉好极了，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精彩的一次讲演，听众是最多的一次。他热爱演说，时光如倒回 30 年，就是面对一棵树，他也会滔滔不绝地演说两个小时。

可很快，希特勒就在自我陶醉中苏醒了。他知道，讨论不能解决的问题，靠演说也不能解决。生存空间的争夺，还要靠大炮和装甲，靠让人胆寒的滴血的刺刀。

5 月 23 日，柏林，总理府。

今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可是总理府门前的警卫由 4 名突然增加到 6 名，院内的游动哨更是随处可见。从花池甬道上停靠的一辆辆豪华轿车上，人们隐约可以感觉到，这儿正在开极为重要的会议。

希特勒的书房宽大得像一间书库，四壁硬木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门类的书。希特勒看书很杂，涉猎的门类也很广，他喜欢戏剧、小说、诗歌，对音乐、建筑和雕塑也很感兴趣；绘画、美术更是他年轻时的狂热向往，所以世界大师的画册他收藏了许多。

今天在书房里入座的，不是来读书的文人书生，而是 14 位现任帝国三军最高职务的将军。

从担任会议记录的施蒙特中校的记录里，可以知道，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元帅戈林，海军元帅雷德尔，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空军上将米尔茨等。

这次会议，完全是希特勒在唱独角戏，他彻底抛掉了一个月前国会演说时和平、民主、道义的面具，在三军最高将领面前，清晰而又准确地描绘出未来战争的进程和要实现的目标。

将军们围绕着书桌，散坐在各个角落的沙发和临时挪来的靠背

椅上。希特勒则站在大墙的地图前，激动地挥舞着手臂，用各种手势来加强语言的力量：

“不流血已再也不能取得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全力准备对波兰的战争。”

希特勒用灼灼闪光的眼神扫视了一遍会场，然后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详细论说：

“小小的但泽市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中心问题是我们要把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要得到我们的粮食供应，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如果命运强迫我们同西方摊牌的话，能在东方拥有大块地区便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我们战时比在平时更难依靠丰收……”

希特勒的一席话顿时把将军们吓得目瞪口呆。

将军们虽然知道总参谋部已经在 4 月初拟定了一个“白色方案”，但毕竟还不知道计划的细节，更不知道将来战争爆发后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现在，希特勒正在描绘他们将来的命运，将军们全都竖起了耳朵，一字不漏地倾听。

“我们不能重演捷克事件，这次得打仗了，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能否将它孤立具有决定性意义。

“接受一次大战时的教训，不能同时同西方——英国和法国摊牌。

“但对摊牌要有思想准备，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对英国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被迫对英作战的话，我们首先要对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进行占领，在荷兰境内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一直推到须德海。对英法的战争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

将军们的脑袋都骤然觉得胀大了。元首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大得令人不可思议。

希特勒根本不理会这些，他一边用拳头敲打着地图，一边按自己的思路径自往下说：“在从前，征服英国就必须派兵入侵，因为他们粮食可以自给，今天却办不到了，我们只要切断他的供应线，